

情牵大亮山

——李雪健的“还愿”之旅

□李培禹



大亮山在哪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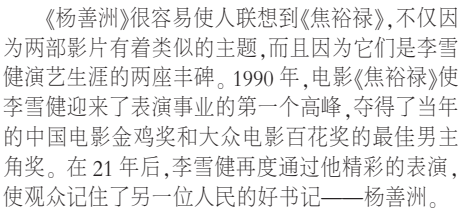
大亮山在哪儿？在云南边陲保山施甸县境内。为何叫“亮”山？因为它秃,光秃秃,一片荒凉。

20多年前,一位从地委书记位子上下来的老人,在这里搭下窝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种树不止、护林不止,一直干到22个年头后的一个秋天,他再也干不动了,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位老人叫杨善洲。

两年前,一个演员来到这里,要把老人的事迹搬上银幕。他说:“刚接戏那会儿,我对这个人物的真实性还有怀疑,世界上真的有这样无私的人吗?可到了保山后亲眼一看,我为我心里有个问号而感到内疚,说夸张了有点羞耻。我上了大亮山的林场,看到过去曾经是光秃秃的一片山,现在变成了一望无际的大林海。这森林不是假的,是这个老爷子退休后带了一帮子人,在山里20多年干出来的。”于是,他钻进了杨善洲的生活,翻山越岭重走杨善洲的路,还借来杨善洲的衣服、帽子、布鞋、油灯、拐杖,整天穿着,拿着找感觉。他说他的灵魂得到了一次净化,成了杨善洲的“粉丝”。这个演员是李雪健。

电影拍完进入后期制作,有人说,这片子能获奖。李雪健说:“如果得奖,我要把奖杯捐给老爷子。”他把这个念头说给朋友们听时,谁都没在意。谁知,这是他内心的一个承诺!

电影《杨善洲》获奖了,像以往,一次创作完成,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可这次不同,大亮山上那个远去的老爷爷的身影,还牵着他的心。他还有个愿要还。



《杨善洲》的获奖“遭遇”

然而,20余年过去了,很多东西发生了改变。两部影片上映之后的不同结果,令李雪健感慨不已。“去年6月30日,《杨善洲》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首映。7月19日,全国公映,我当时在昆明。云南观众的热烈反应使我很兴奋,可北京一家影院,8个放映室,当天只有一个放映室在午饭时间安排了一场放映,全场只有两个观众,其中有一个是我爱人。听到这个消息,我一宿没睡着觉。一盆冷水泼得我浑身发凉。回到北京两三天后,我又接到亿元的电话,告诉我,另一家影院在晚上七点半安排了一场,比7月19日那天好了一些,有三个观众,其中有一人是我儿子。同期上映的《变形金刚3》,当天票房过亿元!为什么?我便去看一天票房过亿元的电影是什么样的。看完后,有人问我感受。我说,哪个国家哪个民族不夸自己啊,文化是一种意识形态,所谓寓教于乐。《变形金刚》不就是美国先进武器的广告嘛!广告片‘票房一天就上亿元。我懵了,也不

懂。后来,《杨善洲》票房也过亿元了。我的一个朋友,带着孩子去看,看完后,他发一条信息给我,说孩子流泪了。我看到这个信息之后特别高兴,给他回信息说,我给你发信息的时候,我要流泪了。我得到了安慰,得到了鼓舞!”

“相似的人物和电影,为什么会有如此天壤之别?是时代不同了,观念不同了,还是什么?”李雪健说他仍然没有想清楚。不过,让他欣慰的是,年轻观众对于这部影片接受和认可。在第十九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上,他凭借《杨善洲》荣获最佳男演员奖。“我儿子说过,我这样的演员在年轻人中‘人气不旺’,但我上台领奖时,同学们的掌声给了我极大的鼓舞。我说,这个掌声不是给我的,是给老爷子的,是对杨善洲这个人物的认可和热爱。”

也许是回应雪健的一片赤诚,电影《杨善洲》继在大大学生电影节上获奖后,又先后夺得了中国电影“华表奖”,北京国际电影节最佳贡献者奖和北京影视界的最高奖“春燕杯”奖。我知道,这一座座奖杯在他心里有着怎样的分量!



大亮山的“还愿”之旅

2013年的金秋10月在雪健的期盼中来临了。10月10日,是杨善洲逝世3周年的忌日,也是云南保山杨善洲事迹陈列室建成开展的日子。8日清晨,我有幸随李雪健提前两天踏上了“还愿”之旅。飞机从北京经转昆明降落在保山机场后,我们

一路奔波,沿施甸河溯源而上,两岸格桑花开得正旺,雪健心情大好。到达林场后,又换乘越野车一路颠簸,终于攀上了大亮山顶。至此,行程已逾2600多公里。极目远望,林海绵延,郁郁葱葱。雪健在杨善洲的塑像前伫立凝思良久,自言自语地说:“老爷子,我来看你来了。”由于赶路急,我们没有带鲜花来。真巧,在我们之前到来的几个参观者一下认出了李雪健,十分惊喜。他们刚刚把一个大花篮放在墓碑前,一位抱着女儿的年轻妈妈就把自己手中的一束金黄色的菊花递给雪健,大家一起深情地缅怀杨善洲老人。此情此景,令人动容。

10日上午,在捐赠奖杯仪式上,施甸县女县长张云怡郑重地一一接过奖杯后要退下,雪健忽然说:“张县长,你先别走。”县长一愣,大家也有点愣。雪健从包里掏出一个厚厚的信封,说:“我还有件小事要托付给你。这是我拍《杨善洲》得的奖金,我也带来了,我托你把它转交给大女儿杨惠菊。逢年过节,清明到了,让她替我给老爷子扫扫墓,献把花吧。”立时,掌声四起。“也替我去家里的墓地给跟着老爷子吃了一辈子苦的老伴儿张玉珍阿姨上坟……”哽咽,他说不下去了。我见到主持仪式的保山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阚斯鹰,忍不住转过身去擦拭眼泪……

其实,还有一个细节大概只有我知道,电影《杨善洲》获得的奖项,不止那四座奖杯,它还获得了中国电影“百花奖”的提名奖。出门前收拾奖杯时,雪健说:“提名奖,有点遗憾,就不拿了吧。”可他却把因提名奖得到的一万元奖金,也装进了信封,和那四座奖杯获得的奖金一起捐给了杨善洲的后人……

终于要和亮山说再见了,保山市委书记李正阳一早赶来送行。瞧吧,雪健要带回北京的有杨善洲的大女儿惠菊摘的柿子,存下的核桃;二女儿惠兰亲手酿的葡萄酒、酸醋醋;老三惠琴更是木耳、三七、红茶、蚕豆等大包小包占满了手。人群中,一直默默跟着的年近七旬的善洲林场老场长自学洪,手里备着一瓶矿泉水,一有空隙就赶紧把水举过来:“雪健,喝口水呦。”

我不禁有点恍惚,这是拍电影呢还是生活中啊?

无关紧要。大亮山的“还愿”之旅,已是那样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了。

遍地诗篇

□刘庆邦

我国许多美好的地方,比如三山、五岳、五湖、四海等,我差不多都去过了,自以为眼福已经到了饱和的状态。随着年龄增大,腿脚变懒,一般情况下,能不去的地方我就不去了。当有朋友相邀去阿尔山看看时,我的态度不是很积极。阿尔山?以前没听说过呀,阿尔山在哪儿?朋友说,阿尔山在内蒙古的大兴安岭,靠近中蒙边界。我问:阿尔山有什么好看的?朋友说:据说阿尔山很美,养在深山人未知,去看看就知道了。北京脚热的,到那里权当避避暑吧。有直达航班,一翅子就飞到了。盛情难却,那好吧。

把阿尔山上下下、里里外外读了几天,我不敢说把阿尔山读熟了,读懂了,但总算读了个大概,对此山有了一个初步的印象。怎么来概括我的印象呢?一水一灵韵,一花一诗眼,原来阿尔山到处都是诗啊!

左看右看,前看后看,阿尔山到处铺展着绿色的草原。草原从脚下铺起,铺到河边,铺到村庄,铺满了整个大地。草原铺到山脚前并不停止,它顺着山坡,一直向山上铺去,几乎与蓝天连成一片。阿尔山的草原还不是诗,它是用来写诗的大面积的纸张。只不过,一般的诗纸是白色或粉红色的,而阿尔山的诗纸是绿色的,纯粹的绿色。天上飘过一朵白云,白云投下的影子使草原中的一块颜色变深,像是由初春的柳绿变成了夏天的麦绿。白云是飘动的,投在草原上的深色影子也在移动。在我的想象里,那是白云要把诗纸铺展得更平整一些,并一遍一遍地擦拭,仿佛在大声召唤:诗人们,纸给你们准备好了,快来写诗吧!

如果说原上的草还不能称为诗的话,阿尔山漫山遍野的林木应该是写在大地上的生机勃勃的诗行吧。阿尔山的森林有原始森林,也有人工林,林地总面积将近七百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百分之七十以上。树种除了落叶松、樟子松、白桦、云杉等,还有数不清的灌木。诗行有长句,有短句,显得不是那么整齐。这样的诗有野生性和自由的特点,正与新诗相对应。每一棵树都宛如诗行中的一个字,众多的字集合起来,就构成了生动的诗句和蔚为壮观的诗篇。这些诗扎根大地,直指天空,有着深厚的根基,高远的精神指向。这样的诗句被春风拂过,被秋霜染红过,被白雪覆盖过,有着丰富的经历和内涵。更重要的是,这些诗有着坚强的意志,高贵的品质,一旦构思成熟,一

旦落笔,它们就站在一个地方坚持到底。风来了,雨来了,它们只是微笑一下。霜来了,雪来了,它们也没有任何转移的动向。这样的诗,谁不喜欢呢!

阿尔山的水系是诗篇的灵气所在。不管什么地方,如果缺水,就谈不上有灵气,就少了诗意。而阿尔山的水系是发达的,水源是充沛的,被誉为高山泽国。在阿尔山期间,我们看到了哈拉哈河、伊敏河、天池湖、杜鹃湖、三潭峡等河流和湖泊,在大池子里享受了真正的天然温泉,每天都沐浴在诗篇的灵气里。值得一提的是还有阿尔山的矿泉水,它清澈透明,装进瓶子里,如装进一首诗。“诗”透明得好像什么都没有,但里面却溶入了丰富的矿物质和宝贵的微量元素。

写诗要找到诗的眼睛,阿尔山到处都是诗篇,它的诗眼在哪里呢?按我自己的理解,那在清风中摇曳的花朵应该是明亮的诗眼吧。我在阿尔山欣赏到了多种以前在别的地方从未见过的花,如金老梅、银老梅、金莲花、金露梅、野百合等。那些花有红有黄,有蓝有白,称得上五颜六色。它们不是人工所栽,都是在肥沃的黑土地里自己长出来的。它们的生长是顺其自然,也是天择的结果。所以每朵花都显得很有底气,都鲜艳无比。那天在刚刚开通的中蒙阿尔山口岸参观,我见绿色的草原上盛开着一盏盏硕大的白色的花朵,觉得甚是罕见。请教当地的司机师傅,才知道那是野百合花。万绿丛中一点白,它爸白得那么醒目,又那么夺目,不是光彩熠熠的诗眼又是什么呢!

最能识别生态环境优劣的不是我们人类,而是各类昆虫。别看昆虫不起眼,它们的感官却非常灵敏,对环境友好的要求格外高。哪里聚集着大量的昆虫,就表明哪里的环境适合生存,哪里能得到快乐,哪里便于繁衍生息。看天池需要登一座小山,在登山路上,我听到了多种鸟语,看到了翩翩翻飞的蝴蝶和驾轻就熟的蜻蜓。蝴蝶多是捉对起舞,对对色彩斑斓的蝴蝶如飞翔的花朵。一对身手矫捷的蜻蜓更有绝的,它们一边交尾,还一边在空中云游。我看到的更多的是在花瓣间钻进钻出,忙于采集花粉和酿造蜂蜜的蜜蜂,哪里有花,哪里就有它们辛勤劳动的身影。这些小鸟和昆虫在阿尔山的诗篇中担负着什么角色呢?它们应该是一种诗魂吧!

阿尔山之行,此行不虚。



你喜欢坚持,方法就越来越多;你喜欢放弃,借口就越来越多。

赵春青 画

看病小记

□周倩

面的字给我看。我连忙说:“不好意思,太着急了,没看见。”她依然笑着:“没事儿,从前面上楼梯,3层,右转就看到了。”有那么一会儿,我的心里暖乎乎的,感觉踏实了许多。

到了楼上,依然是人挤着人地排队分诊,幸好我是提前预约的,很快被叫到号,和另外3个患儿家长一起在诊室外等候。诊室门没关,等候的家长都是一副心急如焚的样子,不时探头进去看,护士不停地在旁边提醒:“请大家排好队在外面等会儿,不要影响医生看病。”但还是有一个家长抱着哭闹的孩子冲进了门,就站在门口那里,任护士怎么说也不退后一步,见此情景,诊室里的家长赶紧把门关上了。好不容易轮到我們,医生边给孩子听诊,边问:“怎么不舒服?”害怕医生嫌我啰嗦,早上出门前我就已经想好了用尽可能简短的语言回答,医生边开药边点头:“烧退了,也不咳嗽,现在就是把呕吐止住就没事了,之前化验血不是也没问题吗?就是小儿积食导致的,回去给她喝清淡的粥。”简短数语,不到两分钟,开完药,我们出了诊室。

回想两次看病经历,医生诊断开药的时间差不多,但却给我不同的感受,头一回,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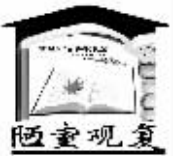
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实际上也就是泛泛而言,现实中,那些有文化的人还是喜欢把文化艺术之类做一个高下对比,一些完全不同门类的文化载体,按照各自喜好和了解的程度,时有高人将之列序,贴上极品俗物之类的标签,比如近日一个大学问家就言之凿凿:昆曲、普洱茶是为中华文化极品云云。说实话,极品文化的模样应该是什么样?什么物件儿可以是极品?关于这些问题,我一点也不知道,也不清楚谁才有发言权,甚至什么文化表征形式杰出,什么形态可以弃之郊野,也是一概地不知道。也许谁都有发言权,然而决定权归属于哪种人却似乎是个说不清楚的问题。所以呢,我们不妨扯点儿别的事。

以前我记得举国上下曾就国花何物热闹讨论过一阵,热情的我以为选油菜花可能是正解,您想啊,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大家都见过油菜花的模样,早春遍地之时也没有别的色彩敢与之争艳,加之又占据饮食天下,审美、物用并举,独占鳌头必是众望所归。事实却是大出意外,我朴素的妄想没有一点呼应,人们大多着眼于牡丹、梅花之类,说是牡丹富贵,腊梅清雅,非如此身份不足以体现国体。花草就是花草,不明白怎么就清雅了,如果油菜花有意识,我不信其自觉不如牡丹富贵。只是有学问的人必须是个有学问的样子,他们把自己关于服饰的念想放到花草身上,一时竟然也是应者云涌,虽然当时的大多数国人并未真正领略过长在土里的富贵清雅之花。

当然,国花什么样子是个问号,对文化的影响无足轻重,没选出来文化还是继续向前发展。不过学问家的意见可能就不是那么容易轻视的了,拿京剧来说吧,在他们的鼓噪下,这个庙堂之中的小戏玩意儿,真的就成了国粹,到现在还有人在振兴,振兴什么呢?实在不太清楚。除了样板戏的时代,京剧的听众一直就很少,可以说绝大多数人都没怎么听过这门高雅的艺术,即使进到园子,也未见得就像票友那般明白。老实说我对京剧的唱腔还是很赞赏的,但自认为其可能的听众基础不如陕西的老腔,要按平凹的理论,京剧的听众遍布关中,再看着北京人京剧的听众,可能还不及零头,就算加上关里关外、长江南北,也只是少数风雅之人的真爱,国粹乎?再有就是我的偏见了。我以为京剧的听众从总量上估算,应该一直在增加,现在的听众不知道比“兴旺”那时候多了多少倍,不知道怎么还要振兴。要说国粹的话,很可能是学问家梦想的结果,就像当初的梅兰芳先生,中国第一旦角名符其实,去一趟日本演出,归来就是亚洲第一旦角,再去美国一回,便成就了世界第一旦角的名号。这些都是好事学问家的声音,否则真要考证的话,在那个时代,除了中国真不知道哪里还有京剧旦角这个名号。

话说回来,我时常会以小人之心鄙视一下那些自以为昆曲比之河北梆子更高雅的私念,尽管对两种艺术形式我都不了解,也不喜欢。那就说了解的流行歌曲吧。流行歌曲初起之时,一些学院里的教授名之为通俗音乐,冲名称看中性,联系起来就不是那样了,因为通俗对应的是高雅艺术,也就是那些山上放羊,海里划船的意大利人唱的调子,如果不是卡鲁索瞎琢磨出一套发声方法,那些不识字的人怎么会比能读书的人高雅呢?真的是很费解。就算是歌剧,叫个古典也就罢了,大家都是创作音乐,跑进贵族家房子里吼就高雅了?我觉得未必。很多时候我都不太明白学问家们的心思,就像极品文化之说,真的不知道文化怎么比个高下,确实不如蜀人麻将所言的极品好理解;番数超过多少倍即为极品,完全可以量化。

当然了,我明白自己学识较差,所以国粹、极品等等的归类在内心里还是接受的,毕竟可以归入此列的东西不多,各家所言都有道理,并且我很支持振兴的理论。早先小品这种艺术形式兴起的时候,人们就曾对振兴相声有过呼喊,末了好像作用不是很大,等到大家都不指望的时候,郭德纲却着实火了一把,你看,当初要是坚持振兴多好呀。再往文化的源头推,传说伏羲就当之无愧可以是国粹,可惜存篇很少,说服力受到限制,好在我们可以拿唐诗说话,在那个鼎盛的时代,唐诗不仅是达官贵人、文人雅士的爱好,即使是乡村野地里教化小孩子的穷秀才,在完成驯化任务之余,也会掂着扇子,望着漫天大雪吟咏:“我自横刀向天笑”,然后回炕去睡觉。可叹是蔑尔小国家朝,没有大家风范,不思振兴唐诗,整出个宋词,结果是擅自替小儿搞出许多学问来,徒增考试的烦恼。



超,我就去交钱,能不能让她先在这等着。”那个女医生(我已回忆不起她的模样)走过来,说:“这里晚上不接诊,你快去吧,让她在这没碍问题,我先帮你照顾吧。”然后又告诉老公哪里交钱,哪里建卡。再后来,精神紧张的我一直记不清来龙去脉,只记得,直到我被推进手术室之前,一直都是她帮着照顾呢。B超结果出来说要马上手术,她和老公推着我一路小跑到楼上手术室,路上我们一直感谢她,我记得她说:“现在年轻人都是独生子女,从小就没事受过罪,父母又不在身边,这都能理解,没事,不用紧张。”

单纯,假如抛开现有医疗制度的缺失不谈,单从个人的角度去思考,作为人,应该有着最起码的良心,倘若医生都本着良心给患者治病,不会出现红包、回扣之类的丑闻;倘若病人体谅医生的辛苦,耐心等待治疗的同时给予医生最基本的信任,也许,医患暴力就会消失吧。



再看照片中的残荷,经了风,经了雨,在隐忍中变得柔软与慈悲,那些消瘦的枯茎,高擎着残败的叶子,透出一一种不言屈服的顽强。还有那棵老树,风中的鸟巢,已在时光中站成永恒。所有的繁华终会散去,彼时荣辱皆忘,什么都不惧怕了,更显出一派铮铮风骨。

在这个寒风瑟瑟的季节里,一切删繁就简,昔日的繁华喧嚣都已远去,便有了深邃、空阔、辽阔之美,冬日里的沉寂,其实是一种自省,一种坚守,也是沉淀自我,积蓄力量的过程。

这样想来,我喜欢上了冬天。冬日的午后,泡上一杯茶,在袅袅茶香中品味人生,或捧起一本书慢慢阅读,倘若遇上下大雪,邀上两三位友,去体验踏雪寻梅的乐趣,学会放空自己的心灵,不与往事纠缠,不跟自己较劲,日子变得简单而纯粹。原来守望也是一种幸福。

资讯快速

“水墨·中国梦——当代中国画精品展”在纽约开幕

本报讯 近日,应美国中华文化基金会邀请,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与北京文创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水墨·中国梦——当代中国画精品展”在美国纽约国家艺术俱乐部开幕。

据悉,此展是中国美协自2008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办“同一个世界——中国画家彩绘联合国大家庭艺术大展”之后,时隔五年

再一次将中国传统水墨艺术带往大洋彼岸的美洲大陆。展览汇集了刘大为、吴长江等16位当代中国画家的倾力之作。代表了当前中国创作的高水准。展览将推动两国和地区间的美术交流与合作,增进相互理解与友谊,使中美两国共享水墨艺术的“中国梦”。(源源)

第十届清新文化研讨会暨书画展在京召开

本报讯 11月10日,“清气乾坤,盛世辉煌”第十届清新文化研讨会暨书画展在北京举行,本次活动是由中国清新文化协会、北京发展与改革研究会等单位主办,北京凡凡清新文化研究中心承办。

据介绍,清新文化是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的文化创新理念,是一种思想、思潮、一

种流派或一种信仰,体现了人们对清新风格的追求。它是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促进个人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健康发展。会议通过开展学术研讨、书画展、书画笔会等活动,倡导清新文化新风,弘扬风清气正的清新文化,表达了当代文学艺术家对清新文化艺术的审美追求。共近百幅书法、国画作品参展。(杨文)

山东举办第五届品牌文化节

本报讯(记者丛民)第五届山东品牌文化节将于12月21日在山东省城济南举行。本届品牌文化节以“品牌驱动转型,金融成就梦想”为主题,集中展示和评价表彰全省企业品牌建设取得的成果。

本届品牌文化节期间将围绕树品牌形象、促品牌创新、助品牌升级展开活动,包括举办山东省品牌发展高峰论坛、山东省行业品牌发展平行论坛,山东省企业品牌文化展览、山东省企业互助合作对接会等。

又到年末,跨进冬的门槛。冬日的一个清晨,我推开窗户,一阵冷风迎面袭来,吹在脸上生疼。昨夜下了一场雨,湿湿的地面上铺着一层落叶,我能想象到离开枝头的瞬间,它们有过怎样的不舍和疼痛。

那一刻,我的思绪也如片片落叶,从心的枝头滑落。回望这一年来,工作上不见起色,生活中烦恼如丝,我不由得发出一声叹息。这时电话响起,一位爱好摄影的同事约我到郊外走走。

那是一片很大很大的荷塘,在这样的季节,荷塘呈现出一片残败景象。花落了,叶残了,全然没了当日的风光。唯有那褐色的茎蔓,以遗世独立般的神情,立于水塘之上。对这片水塘而言,这里曾经有多繁华,如今就有多落寞。

“简直是太好了,这正是我想要的。”同事几乎是欢呼着奔向池塘边的。

我仰起头,看到高高的树杈上有一个鸟

冬日的守望

□顾晓蕊

巢,就像是树的眼睛,在风中静静地守望。在灰白天空的映衬下,显得如此寂寞而清绝,它随时光慢慢老去,老得只剩下回忆。

过了几天,同事拿来一帧照片让我看。我几乎是惊跳着从椅子上站起来的,这是我看过的那荷塘,那树,那鸟巢吗?在我眼中冬天的衰败,怎么到了照片里,却有一种幽静的美。

我忍不住问她:“为什么跟我看到的不一样呢?”“同样的景致,不一样的心境,会有不同的感受。”同事笑着应道。